

现代军事题材小说丛书
之 九

战场上的相思树

陆文虎 彭吉象 汪守德 编

北岳文艺出版社

陆文虎 彭吉象 汪守德 编

雷场上的相思树

现代军事题材小说丛书

之 九

北岳文艺出版社

雷场上的相思树

*

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 (太原并州北路十一号)

山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西省七二五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8.375 字数: 428千字

1987年7月第1版 1987年7月太原第1次印刷

印数: 1—30,000册

*

ISBN 7—5378—0034—0/I·34

书号: 10397·209 定价: 3.95元

内 容 提 要

这是一部近年来军事题材中篇小说集粹。其中，多数是近年来获全国、全军优秀文艺奖的作品。这些作品构思新颖，风格各异。它展示了当代军人的战斗风貌，描绘了我军丰富多彩的战斗生活。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和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繁荣军工题材文学
提高人民精神境界

为《现代军工题材丛书》题

马彦祥

一九八二年元月

《现代军事题材小说丛书》

序

王白羽

丙寅年岁末，当我得知北岳文艺出版社要出版一套《现代军事题材小说丛书》，而且今后还准备继续出下去，这使我由衷地感到高兴。一家地方的出版机构，能以这样高的热情，投入如此艰巨的劳动，来扶持和发展军事文学，不能不说是令人钦佩的壮举，需要真正具有社会主义出版家的远见与气魄。因此，当出版社编辑来约我这个从事军事文学工作几十年的老兵为这套书写一篇短序时，我也就欣然从命了。

我历来认为，军事题材文学对一个国家与民族的精神气质，起着一种烛照与摄英的作用。在军旅与征战的风尘中，浸溢着社会最深广的悲欢离合之情，凝结着人类最明亮的睿智聪慧之光。在欧美，从古希腊的荷马史诗，到海明威的《战地钟声》；在苏俄，从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到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西蒙诺夫的《日日夜夜》；在我国，从《左传》、《史记》，到《三国》、《水浒》；从刘、项的《大风歌》、《垓下歌》，到历代的边塞诗词，其间多少金戈铁马，叱咤风云，养浩然之正气，宣风声于不泯。历史上一大批优秀的军事文学作品，常常成为一个时代的艺术概括与一个民族的灵魂写照。

我国的新的军事文学，正是在我们深厚的民族文化传统的浸润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革命战争和民族解放战争，改变与创造着中国的历史，也培育与生长起无产阶级的新的军事文学。革命战争年代，军事文学同广大民众的命运与呼吸最为契合，同党所领导的革命战争的成败攸关相共，因此，我们的军事文学从一开始就形成了在党的领导下的服务于革命战争的文化新军的一支劲旅。这不能不说是我国新的军事文学的最为鲜明的特征。尽管在这个新军事文学的初创期，我们的文学在思想上和艺术上还存在许多幼稚与缺陷，但是它仍然给我们留下许多弥足珍贵的特点与优长，例如军事文学作品中常常流贯着的隆重的使命感与深沉的历史感，就是我们所决不应抛弃而应当加以发扬的精神。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我们的军事文学开始进入了一个蓬勃发展的阶段。文学有可能来回溯与咀嚼我国人民的辉煌的革命历程。军事文学的园地陆续推出了一大批优秀的作品：《保卫延安》、《林海雪原》、《红日》、《吕梁英雄传》、《铁道游击队》、《敌后武工队》、《铜墙铁壁》、《苦菜花》、《党费》等等，显露了我国军事文学初步繁荣的可喜景象，也展示了军事文学发展所具备的深厚的土壤与根源。尽管在这个阶段上的文学作品仍存在着不同程度的仓促感与粗疏感，却是给我们的军事文学提供了许多宝贵的经验，树立起一块结实的文学的界碑。充盈在军事文学中的新的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的思想，革命英雄主义与革命人道主义的精神，成为我们新的军事文学的神圣灵魂的结晶。

十年“文化大革命”的政治动乱，使刚刚开始走向成熟的军事文学遭受了严重的摧残与毒害。它的一个恶劣的后果是在我们民族的精神文化领域造成了严重的内伤与外伤。只有在党领导全

国人民粉碎了“四人帮”反党篡权的各项倒行逆施之后，全国实现了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我们的军事文学才获得了复兴和发展的条件，才有可能重整旗鼓，在振兴我国独特的军事文学的大道上阔步前进。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拨乱反正，正本清源，恢复和发展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党中央提出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实行改革与开放的正确方针，举国上下正在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进行创造性的努力。在全国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获得蓬勃发展的基础上，军事文学亦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兴旺景象。作者的队伍迅速扩大了，涌现出一大批很有活力的文学新人。普遍的素养提高了，无论是作者还是读者，进入文学活动的基点都远比过去要高得多，审美水准比过去提高，思考能力比过去增强，这是军事文学创作质量提高的基础。由于开放所带来的对于世界各国文学的了解与借鉴空前的活跃与丰富起来，有利于我们汲取各民族文学艺术的优长，创造自己的更有魅力的艺术珍品。

军事文学几年来的奋进，已经取得了可喜的成果，特别是在中篇小说和报告文学方面，涌现出一大批有影响的、有质量的、为群众所喜爱的好作品。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好的创作势头，正在向着开发与创造优秀的长篇巨制与史诗性的作品进军。形势在呼唤着我们的军事文学奉献出自己的概括一个时代的史诗性巨著。我已预感到我们从事军事文学创作的作家们（老年的、中年的、青年的都包括在内），正在向着这一辉煌而诱人的前景去作坚实而艰苦的攀登。

正是在这样的时刻，北岳文艺出版社规划与出版这套《现代军事题材小说丛书》，是非常及时的。我祝愿这套丛书能为广大读者所喜爱，祝愿它在发展我国独特的社会主义军事文学的里程

上树起一块块的丰碑！

丙寅年腊月十五日于
北京红霞公寓

目 录

江奇涛:	雷场上的相思树·····	(1)
唐 栋:	沉默的冰山·····	(119)
刘兆林:	啊, 索伦河谷的枪声·····	(162)
石 言:	秋雪湖之恋·····	(224)
莫 言:	红高粱·····	(260)
乔 良:	灵旗·····	(338)
朱苏进:	凝眸·····	(384)
成 平:	干杯, 女兵们! ·····	(454)
编后记:	·····	(577)

雷场上的相思树

江奇涛

引 子

“立刻——无条件地——把359高地上现在担任指挥的那个排长给我送下来！记往，现在是一九八五年二月十九日十八时四十一分。在我下命令的时候他是个什么样，你们给我送来的必须是什么样！”

这是从电话里录下的师长原话。

似乎秒表卡在这位师最高指挥官的手上，而每一个环节又都是由师作战室计划好的。现在，地面炮兵雷达已经开机，有命令让他们一旦发现敌迫炮，立即指示我炮群进行毁灭性的覆盖。538上的微光夜视仪也已经架了起来，观察手在密切监视359方向上的几个越军高地。担负护送任务的四名侦察员采用超常手段已经上到了359高地上。而通向359沿途的所有我军阵地的电台，都同时收到了师长的命令，要他们随时准备接应从359上下来我方人员……

不知因为这是个中国农历的除夕呢，还是有意要搅乱敌人的视听，整整一夜，沿途高地上的曳光弹、信号弹，礼花似的在天空闪耀。四名侦察兵和师长要的那个人，途中并没遇到太大的麻烦。他们踏着炮弹新创出的虚土碎石，沿着摧平了了的堑壕，不时

地迈过一具具新鲜的尸体。凌晨四时三十二分，他们已经顺利地通过了前沿最后的危险地段——321高地，不久，便直接地上到了三号公路上。那里，早有一辆挂了“特”字红牌的军用吉普车在等候。两个闻风而至的电视台记者，将摄象机、碘钨灯一齐对准了来人。

他中等个，和四名持微型冲锋枪的侦察兵一样，穿着防红外迷彩服，脸上涂了一层伪装膏，黑黝黝的，只露出对灼灼发亮的瞳仁和一口雪白的牙齿。他对摄象机的反应极其麻木。据说，他曾在阵地上大哭大嚷，死活不肯下来。闹不清侦察兵对他施了什么魔法，好歹总算把他带下了阵地。

吉普车轰然起动，朝大后方驶去。沿途的交通哨兵一律对它扬起了绿旗……

战争中什么稀奇古怪的事都会发生。

第二天，有人看见他在远离前线一百多公里的州政府招待所里。各方面的人都想要见他——慰问的、采访的、探望的。他执拗地躲避着人群，一头扎在三楼的某间储藏室里，拼命地写着什么。

十多天后，他突然地失踪了。有关方面当即多处查找，可还是杳无音讯。只有一个人事先知道他的去向，可她没说。她手上有一本他留下来的笔记本。本里记了密密麻麻的文字，还插了许多张临时从另一个本子上撕下来的纸页，那上面的字迹要潦草些。笔记本的扉页上有一行题记：

把那些残酷的记忆，
交给最坚强的神经吧！

军 列 上

—

苏联有一种“中尉文学”，我们也该有自己的“中尉文学”。

假如有军衔的话儿，我也是名中尉。可是前线规定：凡军校见习参战学员一律授以第二排长职务，不予指挥权。我们只好自嘲地称呼自己为“士官生”。

我们就要去打仗，我得记下点什么，以便将来……当然，那要看我是否能活着回来。不过，即便我死了，我也希望能在哪本文学杂志上出现我那加黑框的名字。人总该在这个世界上留下点什么。

战斗中不能没有歌。

从开车的那一刻起，车上的士官生们就一支接一支地唱。从“小燕子穿花衣”一直唱到如今流行的台湾校园歌曲。还有的人把久违了的语录歌和样板戏也翻出来唱。就这么一直唱，直唱到口干舌燥才肯罢休。

每个人为之动情的歌是不一样的，完全取决于你对那歌的感情记忆力。但有一首歌让我们全体士官生都受不了：《再见吧，妈妈》。谁唱谁落泪。早在出发站的月台上，军区歌舞团的一群年轻的女演员手持彩带唱这首歌送我们，唱着，唱着，唱不下去了。车上的人流泪，她们也流泪。最后，她们抽泣着把手上的彩绸签上自己的名字往车厢里的士官生手上抛……

默涛是我们士官生中歌的王子。他刚刚唱了一首《西班牙骑士》，歌声悲壮凄婉。他在唱歌，也在唱自己。他生来就是这么个“多情骑士”。无论在身段、脸型、风度方面，都符合他这个

前金陵大学学生会“野蜂”小乐队指挥的身份。他在音乐方面造诣颇高，常常忍不住要对我们大谈一些音乐理论。比如他认为，蒙古音乐中的“啊……依……哎”的长腔，是人们朝遥远的天边发出的一种性的呼唤，希望能够得到回声，表达了人在那种空旷草原上的孤寂感。他说热带音乐的强烈节奏和当地人的性早熟有关，热带音乐多带有青春的躁动。他还说维吾尔音乐起源于经商，热瓦甫带点在街头招徕顾客的味道。他甚至说藏族音乐受佛教影响较大，唱起来很象喇嘛念经……他的音乐理论总是和他原先的专业搅和在一块儿——他是生物系本科毕业生。

我至今记得一年多前，他从开进第三陆军学校的大轿车上走下来的那股神气。穿一件铁锈色的夹克装，露出白色的高领毛衣，不时地甩一甩那王子式的头发。从五辆大轿车上走下来的全是些从全国各个高等学府招来的本科毕业生。工科、理科、文科，五花八门，形形色色的人物都有一点。可就在这吵吵嚷嚷类似哪个华侨旅行团的人堆中，你首先注意到的还是默涛。他双手插在夹克兜里，用一种悲剧型的眼光冷峻地打量着周围的一切，俨然一副大艺术家的派头。可没多久，军校队长的一把理发推子便把他收拾得象只孵窝鸡似的。他沮丧极了。他失去的不只是头发，还有头发上的节奏，而节奏又是“人的全部生命活动所固有的”……

默涛真可以好好地研究一下战争中的歌。

不知出于一种什么样的心理，开车后，我让我身边的那台录音机里一直响着一首美国军歌——《星条旗永不落》。我不知道演奏者究竟配置了多少乐器，才造成了如此磅礴壮观的音乐画面。是啊，军人，全世界的军人都崇拜这种排山倒海的情绪。美国军人，越南军人，还有我们这样的中国军人……唔，历史，真象只令人眼花缭乱的魔方似的，不断地对这些军人作出新的排列组合。

我想起半年前，我在航空学院听过的一场报告。美国“阿波罗11号”宇航员欧文·斯作的登月报告。那天，军校也发了几张票。

美国人的军服真漂亮。他好象是名上校，肩胸上还佩着一根金色的饰带。他的开场白说得妙极了：

“我当过飞行员，飞过各种飞机。母亲总对我说：你要小心，飞低一点儿，飞慢一点儿。可我本人总想再飞高一点儿，再飞快一点儿！”

我记得还没等到翻译，不少人就笑出声来了。坐在我边上的一位女军人也哧哧地在笑。我诧异极了，朝她盯了半天，因为除了台上的美国人，全场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军人。我记得那女军人胸前别着一枚红十字会徽，大概是哪所军医大学的吧。

美国人在台上讲他们首次登上月球的情况，眉飞色舞，可惜那英语说得太快，我只依稀听清了几个单词。又是一阵轰笑。我赶紧求助于边上的“红十字”。她比台上的翻译更快地告诉我，这句出效果的话是：“……工作人员走了，随着那重重的舱门的声响，我突然有了一种被关进地狱的感觉。完了！再想后悔不干已经来不及了！”

我会心地笑了。因为这种心情恰好和我们这批大学生当初进入军校时的第一感觉一模一样。

那天，我真得感激那位英语极好的女军人，她及时地给我作了许多美妙的翻译。散会时，我们互通了单位、姓名，她果然是军医大的学生，只是她的名字我没记住，我只记得她胸前的那枚红十字会徽。此刻，我又想起她给我翻译的一句宇航员的话：

“……要上月球，就在这时，我突然想看看地球，找了好一会儿才找到。那只有只乒乓球大小……我看见同伴很利索地完

成了出舱动作，我也想把动作做得漂亮点，因为此刻全美国、全世界都在电视机前注视着我。”

我发现这些话和我们此刻去打仗的心情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是啊，我们这批上前线的士官生们不也有着这种广大的被注视感吗？

我也奇怪，我怎么会对这些话记得这么清呢？也许是我对那个“红十字”印象太深的缘故吧。心理学告诉人们，一个漂亮的女性对你说过的话，印象特深，这是因为她的形象和语言同时在你头脑中打上了烙印……

二

我们乘坐的军列原是趟客车，同车的还有好几所军校的士官生：地面炮兵学校、通信学校、雷达学校、导弹学院、防化学院……在我们这节车厢上有一批工兵学校的士官生。不知怎的，一见这些工兵，老让你想起地雷来。

这真是战时的反常现象，列车越往前开，士官生的情绪越热烈。二区队的一名士官生突然掏出张彩色照片，当众宣布道：“这是我女朋友的照片，怎么样，挺漂亮的吧？”

大家一一传看，果然相貌不凡。那小伙子好不得意，说：“不知你们在想什么，反正我在想她！”

却并没有人嗤笑他。我近旁的另一名工校士官生显然在给他的情人写信，我刚刚上厕所时朝那纸上瞥了一下，竟一个字也看不懂，这小子写了一手漂亮的反字。这真是绝活，无论怎样过火的情话也不怕别人偷看。恐怕，就连他的亲爱者接信后也得把信纸反过来，对着电灯泡方能看出个所以然来，靠车厢右边的一名士官生却在小本本上画画，画风很有点现代派的味道。他三两笔就勾

出个军人来，左胸赫然别着枚军功章。在军人的右边他又勾出个窈窕女郎。天哪，我真怀疑他画过不少人体写生，否则对女性的某些关键线条的把握决不会如此精到纯熟。窈窕女郎的视点正对着军人胸前的军功章，而军人的嘴角上有两条愁苦的线条。题款是：这就是一个人所能做到的。不知是什么意思！也许，这也正是现代派画风的精髓所在——你看出什么，就是什么。

后座的几个“战略家”在大谈战略战术，出语有些肆无忌惮。其中一个家伙说：

“七九年我们用打蒋介石的办法打越南人，越南人呢，用打美国人的办法打我们，两下子都没打到一块儿去！”

另一个家伙说：“现在有一种观点，仿佛现代军官张口就谈‘英阿马岛之战’，闭口就是‘贝卡谷地’，别信那个，那只需要一点科普知识、简单读本、初级教程就足以应付人们的好奇心。可我们将面临的是山地战，山地战是一种最初级、最原始、最需要野蛮精神的作战。”

这话立即得到他的一位同伴的赞同，说：“是的。军事上很多东西是返朴归真的，美军不是在前年又恢复了刺杀训练了吗？不要一讲五次反围剿就头痛，才几十年嘛，孙子兵法都几千年了，我们不是还在研究它吗？那时还马拉战车呢！在军事上我首先推崇毛泽东。与他同时代的将领们没有一个有毛泽东的军事高度，因为他有哲学头脑。越南人在前线倒是把毛泽东的游击战理论用得滚瓜烂熟。”

在那叽叽喳喳的议论声中，我听到了季刚的声音：“听说我们的士兵在前线作战多用‘群胆’，很少有‘孤胆’。咱们为啥缺少‘孤胆’？对你说吧，前些年中国人集体主义讲得太多了，一个人生下来，三岁就进幼儿园，从那以后就过集体生活，稍稍自由点，就说你个人主义。是呵，前线为什么不给我们士官生以

• ？ •